



發現刺竹竹籐的顏色之美

● 呂昇陽*

這幾年的夏天，我常去台南六甲的山區尋訪稀有的夏候鳥-「八色鳥」(如圖)，也才知道這裡生養著滿山遍野的竹林，經行其間很能感受到一股鬱鬱蔥蔥的佳氣，可是我並不知其竹名，直到今年(2022)六月當我再來此域時，有個現象引起我的好奇：當我從 174 縣道的 36K 處轉入山谷蜿蜒的產業道路後，在路邊不時可以看到堆積著伐採去枝後的青竹稈，大部分是八、九公尺的長度，也有少數二、三公尺的。因著這個機緣，我研究了一些資料才知道此竹名叫「長枝竹」(台灣特種)，是六甲山區的兩大竹種之一，而這些青竹稈主要是被拿來當作蚵架以及果樹的支架¹。



* 呂昇陽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¹ 葉銘哲、鍾智昕、林謙佑、林奐宇：〈台南市山坡地竹林資源調查與土地管理之研究〉，《台灣林業科學》，2016年，31(3)，頁257-269。又，《維基百科》有云：「是台灣特有竹種，通常佈於台灣海拔300公尺以下地區，近年發現中國福建省也有分佈，屬於叢生型竹類。」筆者以為中國福建之所以有長枝竹，很可能移植自台灣，一如台灣的孟宗竹移植自中國。



今年夏天六甲八色鳥的熱區，位在北勢坑一處柳丁園與長枝竹林交界的隙地，這隙地裡還種了幾叢的芭蕉和佛手蕉。地主²是一位叫做林○狄的年輕人，當我跟他問起了這是什麼蕉時，他很豪爽地說：「佛手蕉！等熟了你可以自行摘回去吃。」他很高興他的園區有八色鳥出沒，所以在臉書自封為「八色鳥柳丁園園主」。

今年這一帶的八色鳥最後一次露臉是在7月25日，從此以後就完全銷聲匿跡，推測應該是完成了繁殖任務而往南慢慢地飛回南洋的婆羅洲了。這是一段從北回歸線到赤道之間的族群移動，年復一年。

7月26日我在這片隙地守候八色鳥，三、四個小時過去了都沒有動靜，百無聊賴中我隨意張望，卻不經意看到長枝竹林的深處有一處黃色的竹影，雖隔著幾重搖曳的竹枝、竹葉，但在層層的簾櫳之外仍隱隱的透著迷人的光彩。黃色的竹子太少見了，莫非是「黃金間碧竹」？當我穿越深林而來到它的跟前，喔，原來我所望見的黃彩並不是竹稈的顏色而是苞護幼竹竹稈的「竹籜」之色，而此竹既非黃金間碧竹也不是長枝竹，而是更高更粗更具野逸之氣的「刺竹」。

竹類可分散生竹和叢生竹兩種。散生竹如溪頭的孟宗竹，刺竹則屬於叢生竹。眼前這叢刺竹，細數來有百稈，老、中、青、少四代皆有。七月末，好多新筍已抽拔數公尺而成為幼竹少年了，雖然亭亭玉立，卻還不帶一根枝葉，須待這幼竹長到置頂了，那新枝細葉才會從解籜的竹節(稈環)上迸出來，迅速地開枝散葉而體現出成竹搖曳的風情。然而依我所見，刺竹的特色不在成竹後的風中瀟灑，而在幼竹含籜的色澤之美。此際，這些幼竹大都長到成竹的一半高度(約 5-8m)，這一根根筆直的、參差的幼竹，全身苞著一節節的竹籜，這竹籜的顏色從末梢的橙橘色、琥珀色，往下漸變為金色、鮮黃色，再變為亮檸檬色，接近根基的地方則漸染灰褐，終至成革質化的枯籜。

² 2022/08/04 上午，我遇見六甲區大丘里里長，他說這一帶大部分是國有地，只有少數是私有地。



這是一場季節限定的美景，在被人們遺忘的刺竹林中無聲的上演³，一如山中發紅萼的木末芙蓉花。如果你想一窺這天地幽微的美，大可在仲夏時前來這荒山野嶺(順便尋訪低海拔的山鳥)，花一兩個月的時間觀察刺竹從發筍到出筍五、六公尺以至最後置頂時一身竹籜的形色之變化。你會發現竹籜的顏色在時間的推移裡巧妙的遞變。於是你終於對昔日美術課上談到的「顏色列表」有感了，這種領悟就像朱熹對「格物」的詮釋：只要用力日久，就有可能一旦豁然貫通。於是你懂得在顏色列表裡為何一種黃或一種綠，竟然可以演變出那麼多的色彩，因為天工本如此富麗啊!而那本來使人感到有些冰冷而缺乏生命感的顏色列表，在你格竹之後，在你心領神會之後，霎時，所有的顏色，都有了動人的溫度。



³ 刺竹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具有很高的經濟價值，「是重要的竹材、炭薪的來源，也是蓋房屋的建材。」(生態學者：楊國禎)可是在 1980 年代之後，由於科技材料的發展，刺竹的竹材功能幾乎完全被取代，從此獨立於荒山野嶺中，乏人間津。



這嶄新的一種美的觸動，讓我一掃等不到八色鳥的寂寥。

《文心雕龍·物色》：「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」所以面對竹籜的色澤之美，千古以來具有珪璋之慧心、英華之清氣的文人必當會形諸吟詠而落諸筆墨。可是當我領略了六甲淺山的竹籜之美而發為辭藻之後，卻也產生巨大的疑惑，因為考之古今的文藝竟無人談及竹籜的顏色之美。須知竹文化在東方源遠流長，竹子進入中國文學的視野已經兩千多年了，早在《詩經》的年代就有「瞻彼淇奧，綠竹猗猗」（〈衛風〉）的審美情懷。可是千古以來，古典詩文竟沒有真正歌詠竹籜顏色之美的作品，而其中涉及竹籜者，不外是用來表述時序的「新籜」、「夏籜」，以及用以表達對春去秋來、時間流逝感懷的「解籜」、「隕籜」、「飄籜」等。

我思索其原因，古典詩人之所以未提到竹籜的顏色之美，可能與竹籜本身具有顏色之美的竹類極其稀少有關。一般竹子竹籜的顏色多半是與竹桿色系相近的青綠色(例如長枝竹)，或竟是黯淡的黑褐色(例如孟宗竹)，要像刺竹竹籜這樣具有鮮妍而多變的姿色實屬難得一見。而雪上加霜的是中國傳統文人要遇上刺竹的機會其實並不多，若說清麗瀟灑的孟宗竹是屬於溫帶的竹類，是屬於文人薈萃的江南，那麼蒺藜帶刺的刺竹，則屬於亞熱帶高溫多雨的嶺南⁴，此乃古代文人眼中的瘴癘之地，讓人避之唯恐不及，所以刺竹的物色也就難有機會進入文人之眼。甚至直到清代，中國傳統文人仍對刺竹相當陌生，君不見，乾隆 27 年台灣府知府余文儀《續修台灣府誌》便認定刺竹乃台灣原住民固有之竹種，「惟台有之」（卷十八），不見於中國大陸。職此之故，也難怪竹籜之色不見於古典文學中。(待續)

⁴ 參見 張黨省：〈竹子分類及區域分布探究〉，《陝西農業科學》，2011 年，第 5 期，頁 193。